

## 遺失風暴

### 故事大綱

《遺失風暴》故事敘述在老人護理之家工作 45 歲未婚的秀真，每天面對一些心智缺失的老人心力交瘁，回家之後還要面對逐漸失智，處處對她不滿的母親。秀真自認已經做到女兒盡孝責任，面對母親對她的刁難責怪只能隱忍。

一日，結婚成家住在外面的哥哥和二姊全家回家過節，看著母親對哥哥處處稱讚讓秀真心裡不是滋味。這時候大嫂驚慌說自己價值 50 萬元的鑽錶不見了，秀真跟哥哥說母親最近開始有失智傾向，也許是母親拿了，但是母親卻一口咬定是秀真拿的，母女倆為此幾乎翻臉，也讓一直住在外面的家人不得不認真思考面對母親失智問題，一場遺失風暴就此展開……。

《遺失風暴》呈現當一個家庭面臨失智老人家庭每個分子內心不同角度觀點和內心感受，以及照顧者的身心狀態，都是值得我們關心了解。

### 人物介紹

秀真：45 歲，未婚，大哥二姊都結婚成家搬出去了，剩她和母親住在一起。秀真在橄欖園護理之家擔任照護員，卻因此被母親嫌惡，認為她幫老男人擦屁股。加上母親漸漸出現失智問題，兩人雖住在一起摩擦卻越來越嚴重。

母親：72 歲，和小女兒秀真住在一起，對偶而回來的大兒子阿雄親切備至，反而對住在一起照顧她的秀真常常言語針鋒相對。最近開始出現失智現象，偶而忘了剛剛做了甚麼事，劇中一口咬定看見秀真偷了二嫂的鑽錶，引起一場家庭風暴。

大哥阿雄：48 歲，成家後住在台北，偶而才回老家。妹妹秀真跟他說母親開始出現失智現象，但是他卻不以為意，認為秀真大驚小怪，不當一回事。

大嫂：45 歲，生活環境優渥，養成不太會注意他人觀感的個性。劇中因她的鑽錶遺失了，懷疑是秀真偷了，甚至認為是二妹家教失敗有可能姪女偷了，終引起一場家人紛爭。有 20 歲女兒怡君和 19 歲兒子家豪。

二姊：46 歲，秀真的二姊，離婚後獨自帶著女兒小莉，個性堅強的上班族。因大嫂懷疑自己女兒小莉偷了她的鑽錶，兩人嚴重爭吵，讓大哥左右為難。

小莉：18 歲，聰明活潑高三女生，面對孀孀鑽錶遺失引起的家庭紛爭，她冷靜地憑著柯南一般的機智，推理出鑽錶的下落，但卻阻止不了這一場家庭風暴。

阿春姨：68 歲，住在秀真家隔壁的老婦，行動些微不便，外籍看護瑪麗亞照顧著。有個個性獨立的女兒淑美。

瑪麗亞：25 歲，照顧阿春姨的外籍看護。

淑美：40 歲，独立自主的單身上班女性，和秀真感情不錯，鼓勵秀真勇敢走出家庭的窒礙，追求自己的路。

## 一場 時：夜 地：客廳

（舞台上秀真家客廳，左舞台是大門，門外有個小院子，緊鄰著隔壁阿春姨家的院子。舞台中間偏左舞台是一套沙發，舞台右後方是餐桌，餐桌旁邊是通往廚房的門。客廳正後方是廁所，廁所旁靠右舞台是通往二樓的樓梯。）

（黑暗中，傳出爭吵聲。）

秀真：大嫂，我真的沒拿你的鑽錶，我連看都沒看見。

（燈亮，秀真家所有人正在爭論著。）

大嫂：可是媽媽說是你拿的。媽，你說啊，是不是？

母親：對！我有看見秀真拿你的鑽錶。

小莉：可是剛剛阿媽說是好像有看見。

怡君：（不以為然）那不是一樣。

小莉：好像看見和真的看見不一樣好嗎。

大哥：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秀真：大嫂，媽媽說的你也信？就跟你說過媽媽已經頭腦不清了，有時候連吃飯吃幾碗都搞不清楚，甚至連吃了沒有都要問好幾次，她說的話你也當真。

大哥：秀真，你一直說媽媽腦袋不清，可是我覺得媽媽很好啊！根本沒有像你說的那樣。

秀真：那是你在台北，天高皇帝遠，當然不知道。

大哥：甚麼天高皇帝遠？說的好像我都不關心媽媽，不甘我的事一樣。

二姊：（勸著）哥，妹妹不是那個意思。

大哥：不是那個意思？你們每個月的開銷難道我有少給你們嗎？

大嫂：對啊，前兩個月還說錢不夠，要多兩千，我們還不是都有照給，不是嗎？

（母親狐疑茫然地看著大嫂。）

母親：多兩千？我怎麼沒拿到？

大嫂：真的？秀真，兩千怎麼沒給媽？

怡君：喔～阿姨獨吞了喔。

小莉：甚麼獨吞？阿姨照顧阿媽，生活費本來就是交給阿姨。

大嫂：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家豪：表妹，聽到沒，不要亂插嘴。

小莉：你才閉嘴，你這個媽寶。

家豪：媽，你看表妹啦！

二姊：（斥責）小莉！

（小莉看看媽媽。乖乖閉嘴。）

母親：我的兩千塊，快給我。

秀真：那是生活費，不是你的零用錢。

母親：你不孝，真不孝。

秀真：對，我不孝，整天幫你燒飯洗衣服的最不孝。給錢不做事的最孝順。

（母親突然爆哭起來。）

母親：我可憐啊，老了沒人要了！可憐啊！

秀真：你就是大哥在才哭，好像我都在虐待你一樣。

大哥：你說夠了沒？

（母親嚎啕大哭。）

大嫂：秀真，你大哥在台北有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二姊也是啊，要是妳嫁了有自己的家庭就好商量啊！

秀真：所以我沒嫁活該就要照顧媽？你們要搞清楚，我不是沒人要，是我不要。

小莉：看你們吵成這樣，以後我也不想嫁。

家豪：表妹，我看你這樣也嫁不出去。

小莉：你先擔心你自己吧！媽寶！

家豪：媽，你看表妹啦！

（大嫂生氣地比著小莉。）

大嫂：你看孩子怎麼教的？

小莉：（大喊）停！

（所有人定格不動。小莉恢復情緒，微笑走向觀眾。）

小莉：各位觀眾，你們看，一個家庭吵成這樣是不是真的很誇張嗎？

（其他人陸續恢復動作跟觀眾互動。）

二姊：或許有些觀眾朋友心裡會對剛剛的場景似曾相識，甚至認為還不夠誇張，自己遇

到的家庭糾紛更精采。

大哥：沒錯，有句話說，每個和樂的家庭都一樣的和樂，但是每個悲慘的故事卻有各自的悲慘。

大嫂：現在，我們就來看這個家庭到底有沒有比你們家更悲慘。

秀真：哈囉！我是秀真，就像剛剛演的，一個沒嫁的小姑，所以理所當然一個人照顧我媽。

二姊：我是秀真的二姊，和先生很早就離婚了，獨自一個人撫養小莉長大。

小莉：所以我很獨立。

大哥：我是這個家庭的大哥，很有錢，這個是我老婆，很愛錢。

大嫂：我哪有？只是包包多了一點而已。這是我可愛又漂亮的女兒一怡君。

怡君：大家好，這是我哥，長相很善良。

小莉：也是媽寶一個。

家豪：媽，你看表妹啦！

小莉：好啦～不鬧你了啦！今天是我們大家約好一個月一次回老家相聚的日子，結果卻發生了史上最強的家庭風暴，秀真阿姨是不是真的偷拿了孀孀的鑽錶？阿嬤到底有沒有老人癡呆誤會了秀真阿姨？這場家庭紛爭究竟會如何發展，請讓我們繼續怎樣啊——

所有人：看下去！

（母親突然雙手一揮。）

母親：停！才不是繼續看下去，是要回到今天早上。各位觀眾，這是比八點檔還要精彩喔！大家要繼續仔細看，不要睡著囉。

（燈暗，所有人迅速下場。）

## **二場 時：日 地：大門口/客廳**

（燈亮，我的家庭音樂進，秀真母親在左下舞台門口伸著懶腰，懶懶地掃地。瑪利亞扶著阿春姨散步過來，秀真母親看見阿春姨立刻裝作很有精神。）

母親：阿春早啊。

阿春姨：早啊。真羨慕你身體這麼勇健，透早起來運動掃地。

母親：我沒掃誰會掃，秀真整天睡到七八點才起來，難怪嫁不出去。

阿春姨：不錯啦，我女兒睡到十點才起來啊。

母親：你家淑美是公司的經理，都很晚睡，難怪會起來晚一點。不像秀真也不知道做甚麼啦，像蒼蠅一樣亂亂飛也不知道在忙甚麼。

阿春姨：淑美就是太忙了，連和我說說話的時間都沒有。

母親：忙好啊，就不要像我們家秀真一樣，回來閒閒沒事。

瑪麗亞：你剛剛不是說秀真忙得像蒼蠅一樣團團轉，現在又說他閒閒沒事做？那秀真到底是很忙還是很閒？

母親：都一樣啦，忙也不知道在忙甚麼。

瑪麗亞：不會啊，秀真在老人院工作很忙，上次帶阿姨去看朋友，秀真對老人很好。（指著院子內曬著的衣服）那就是她穿的制服啊！

（母親轉頭看看晾著的制服，冷笑一聲。）

母親：對啦，去外面照顧別人把自己的老母丟在家裡。

（阿春姨笑著揮手。）

阿春姨：不會啦，秀真是去賺錢，辛苦錢。

瑪麗亞：對啊，很辛苦，那些老人有的比你還老番顛。

母親：你說誰老番顛？

瑪麗亞：你啊！老番顛。秀真跟別的老人說，你喔真是的，跟我老母一樣老番顛。

母親：說我老番顛，真是要把我氣死。我要去煮稀飯了。

阿春姨：好啦，秀真是在跟那些老人開玩笑啦。

瑪麗亞：對對，開玩笑啦，秀真姐還說---

（阿春姨輕輕打了瑪麗亞一下。）

阿春姨：你閉嘴。

瑪麗亞：sorry！

阿春姨：瑪利亞亂說話，你不要走心。

母親：不會走心，只是會走人。既然秀真嫌我老番顛，我乾脆去台北阿雄家，省得看秀真臉色。

瑪麗亞：可是我看平常都是秀真姊在看你的臉色啊！

（阿春姨回頭瞪瑪麗亞一眼，瑪莉亞吐吐舌頭。）

瑪麗亞：sorry。

阿春姨：秀真真的不錯啦。

母親：對對，對外面那些老人很好很照顧，對我就隨便養。好啦，我要去煮稀飯了。

阿春姨：那是工作，回到家裡當然會放鬆，一家人本來就要互相體諒。像我家淑美回來

也是累得像甚麼一樣，話也沒說幾句，不過只要互相關心放在心裡就好，都是家人啊，不要想那麼多。

母親：唉，我要是像你一樣好命就好。

阿春姨：你才好命啊。

瑪麗亞：你們都好命，我也很好命。

阿春姨：（對瑪麗亞）哼～看你吃得越來越胖，就知道很好命。

母親：反正自己的命自己顧。好啦，我要去--（想著）我要去幹甚麼？

阿春姨：煮稀飯。

母親：對對，煮稀飯。你看，最近被秀真煩的東忘西忘的，實在是--

瑪麗亞：老番顛。

阿春姨：你不要再老番顛了，不會說話就不要說，走，去運動。

（瑪麗亞扶著阿春姨下場。）

（母親進入院子，看見晾著的秀真的衣服，越看越生氣，動手收起秀真的工作服，然後把衣服藏到院子一角的大垃圾桶後面。走進屋子，按下音響，傳出台語歌曲—阿嬤的話。然後進去右舞台廚房。）

歌曲阿嬤的話：

做人的媳婦著知道理

晚晚去暎著早早起

有隔煩惱天抹光

有隔煩惱鴨無卵

煩惱小姑要嫁無嫁妝

煩惱小叔仔要娶無眠床-----

（歌曲大聲放著，一會兒秀真慢慢走進來。）

秀真：媽，那是放給媳婦的，別忘了我是你女兒。

母親：就是女兒所以要教，要不然學不會，以後嫁出去讓人家認為我沒有教。

秀真：我要嫁早就嫁出去了，還要你放這歌來教我？是我不嫁。

母親：你早早嫁出去我就不用擔心了。

秀真：我要是早早嫁出去你才要擔心，現在誰來照顧妳？

母親：你放心，我有你大哥還有---

秀真：還有甚麼？說啊？說不出嘴了？你是不是要說你的媳婦，

那個驚世媳婦？你要是還沒學到教訓就去啊！看她怎麼對待妳。

（秀真突然停下說話聞著味道。）

秀真：這是甚麼味道？你在煮甚麼？

母親：沒有啊。（想一下）啊，我在煮---我在煮---

（秀真衝進廚房。）

母親：（茫然）我在煮甚麼？

（秀真拿著燒乾的鍋子出來。）

秀真：妳自己看妳在煮甚麼。

（母親看了一下鍋子，露出笑容。）

母親：我想起來了，是稀飯啦，我在煮稀飯。

秀真：不是跟你說過不要煮任何東西？你的記憶越來越差，煮甚麼忘甚麼，哪一天房子被妳燒光了妳才甘願。

母親：我哪有？

秀真：哪沒有，上一次妳在煮水火開了就出去找阿春姨聊天，結果水壺逼逼叫全巷子的人都聽到，阿春姨還問你有沒有燒水，妳還說沒有，結果咧，水壺都燒的快融化了。

母親：我要喝茶不行喔。

（秀真拿起一罐寶特瓶水用力放在桌上。）

秀真：水就在這裡，別說我不准你喝要渴死妳。

母親：我要喝熱的不行喔。

（秀真生氣地指著母親。）

秀真：妳要喝熱的就要有本錢燒開水，沒本錢燒開水就給我乖乖喝這個。

（秀真把寶特瓶水塞給母親，拿著黑鍋氣沖沖進去。）

母親：（碎碎念）養你這種女兒，養的那麼大，現在連喝個熱水都不行，真是---

（秀真拿著牛奶麥片進來，冷冷盯著母親。）

秀真：真是怎樣？

母親：真是為我想。

秀真：你要是真的這樣想就阿彌陀佛了。

母親：我才阿彌陀佛。

秀真：我咧阿門。

（秀真倒牛奶和麥片。）

秀真：吃啦。

母親：阿雄不是說今天要回來。

秀真：有嗎？

母親：有啦！我記得。

秀真：對啦，哥哥的事情妳都記得很清楚。我的事喔—

母親：你的甚麼事？

秀真：算了，說了妳也會忘記。

（秀真繼續喝著牛奶吃麥片，母親吃了幾口，想著。）

母親：我不是有煮稀飯？怎麼給我喝牛奶？

秀真：（無奈）媽，我開始懷疑你是真的忘了還是故意在耍我，稀飯前一分鐘剛剛被妳燒到乾鍋了，妳是真忘還是假忘？妳是不是有藏甚麼攝影機要偷拍我的反應，片名叫我的白痴女兒，然後影片上傳放在 youdo 上衝點閱率？

母親：你在說甚麼我怎麼都聽不懂？

秀真：算了，沒事，我要去換制服上班了。

（秀真走到院子，找不到自己的工作服。大喊）

秀真：媽～有沒有看見我的衣服？

母親：什麼衣服？

秀真：我上班的衣服，黃色那一套。

母親：沒有，衣服又不是我洗的。

秀真：我當然知道不是你洗的，都是我在洗我在晾的。

母親：會不會是被偷了？

秀真：又不是比基尼，制服誰會偷。

母親：什麼制服？

秀真：我看你真的是老人癡呆了，你女兒在哪裡工作都忘了。

母親：你的工作？（突然情緒激動）我當然知道，那丟臉的工作我怎麼會忘記。

（秀真氣沖沖走進屋子。）

秀真：什麼丟臉你給我說清楚。

母親：你幫男人擦屁股、洗屁股，瑪利亞都看見了。

秀真：我是專業的照服員，就是要幫阿公擦屁股，不然你以為我去幹什麼？唱卡拉 ok 搖屁股花？

母親：去酒家唱卡拉 ok 搖屁股花也你比擦屁股好。

秀真：我跟你說，妳喝的水就是我擦屁股賺來的，再嫌就不要喝。

母親：擦屁股穿的衣服還敢晾在外面，早上還被阿春看到，真丟臉。



秀真：丟臉？你女兒為了家庭努力做牛做馬，幫人把屎把尿賺錢穿的衣服，你說丟臉？

母親：對！丟人現眼。

（秀真激動抓著母親肩膀搖晃喊著。）

秀真：我的衣服還給我！我的衣服還給我！

（母親驚恐尖叫著。）

母親：啊！你瘋了嗎？

秀真：要瘋也是被妳逼的。我的衣服還給我！

（母親喘吁吁的指著院子。）

母親：垃——垃圾桶後面。

（秀真氣呼呼衝出屋子。母親掙扎站起來大喊。）

母親：我死了妳最高興對不對？我知道你就是這樣每天想對不對？有一天你會如願，到時候你就會後悔。

秀真：如果每天想就會如願我早就不在這裡了！

（秀真在院子推開垃圾桶，拿起衣服，抱著衣服啜泣。）

（淑美剛從院子出來準備上班。）

淑美：怎麼了？

（秀真趕緊偷偷擦擦眼淚。）

秀真：你不是都睡到十點？那麼早出門。

淑美：當然想睡啊，可是一大早就好吵。算了，乾脆早點去公司處理事情。

秀真：一定是被我媽吵醒。

淑美：是被我媽和你媽，兩個快耳聾的老人一早在巷子裡說話，誰會聽不到？

秀真：說的也是，我看現在全巷子的人都知道我不孝了。

淑美：不會啦，你比我好，自己照顧媽媽，我還好有個瑪麗亞，要不然我早就瘋了，現在我看啊我媽對瑪麗亞比對我還好。

秀真：我每天在老人院照顧十幾二十個，沒差我媽這一個。

淑美：可是就是這一個讓你完全沒辦法休息。

秀真：休息對我來說是一種奢侈。

淑美：妳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你自己是專業的照服員，應該知道照服員自己的身心休養是很重要的。

秀真：知道是知道，有沒有時間是另外一回事。

淑美：對了，下星期我要去日本北海道出差順便放鬆一下，你要不要去？

秀真：北海道？

淑美：對啊，我們去北海道，去看那一大片紫色薰衣草。

秀真：天啊，好浪漫啊！

OS 母親：秀真！下班回來記得多買點菜，妳哥要回來。

秀真：妳看，這要怎麼休息？

淑美：妳要學會放下。

秀真：我比誰都想放下，真的。可是---

OS 母親：你聽到沒有！

秀真：（大喊）知道啦！你要是對我有像對大哥那樣就好了啦！（對淑美）祝妳日本旅遊快樂，我呢，現在準備要去幫老人把屎把尿了。

（淑美拍拍秀真。）

淑美：你要多為自己想想，真的！北海道等著你。

（秀真微笑點點頭。燈暗。）

### 三場 時：夜 地：客廳

（三個孩子和大哥悠哉坐在客廳滑手機。二姊拿著空醬油瓶匆忙出來，要女兒小莉去買醬油。）

二姊：沒醬油了，小莉，去超商買一瓶。

小莉：超商很遠耶，來回要半小時。

家豪：大姑姑我叫 panda 送醬油來。

二姊：panda 有送醬油嗎？

（家豪打手機。）

家豪：喂？panda 嗎？我要醬油一瓶。---喂？---喂？掛掉了，沒禮貌。

小莉：誰叫你白目，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叫 panda 送醬油。

家豪：我可以給小費啊。

小莉：不是每樣事情都可以用錢買的好嗎？

二姊：小莉！

（母親輕聲斥責小莉，小莉乖乖閉嘴。）

二姊：算了，我去隔壁阿春姨那裏借一瓶。

（二姊匆忙出去。）

（手機聲響好幾聲。）

大哥：家豪，跟你媽說手機響了。

家豪：媽，爸說你的手機響了。

（大嫂圍著圍裙一邊擦手急忙出來。）

大嫂：秀真在幹什麼，還不回來，不知道我們要來嗎？還讓媽煮飯，要不是我幫忙晚上大家根本就不用吃了。

家豪：我叫 panda 送來，有錢 panda 就會送，甚麼買不到。

小莉：你不要甚麼都以為錢可以買的到好嗎。

家豪：媽，你看表妹啦。

大嫂：不要吵，媽現在很忙。

（大嫂接了手機走出去跟大姊通電話。大姊從舞台另一邊出來。）

大嫂：（緊張）喂，大姊？媽的檢查結果怎樣？醫生怎麼說？

大姊：醫生說下禮拜要幫媽做心血管導管手術。

（大嫂哭了起來。）

大嫂：導管手術——

大姊：小妹，哭甚麼哭，醫生說心血管導管手術不危險，不要緊張，住個三四天就可以出院，不過下禮拜，我剛好要去加拿大。

大嫂：沒關係，下禮拜我會去醫院陪媽媽。

大姊：那就好，那就麻煩你照顧媽了。

大嫂：好。

大姊：那再連絡，不要哭囉，拜。

（大嫂收起手機，擦擦眼淚進去。）

（大嫂走向正在滑手機的丈夫。）

大嫂：下星期我要回花蓮一趟。

（大哥敷衍應一聲。）

大哥：喔！

大嫂：我說下禮拜我要回花蓮一趟。

大哥：喔。

大嫂：你都不問我為什麼要回去嗎？

大哥：為什麼？

（大哥依然滑著手機，大嫂越看越生氣。）

大嫂：媽生病了。

大哥：（抬頭）生病，媽剛剛不是一直好好的。

大嫂：我是說我媽，剛剛大姊打給我說媽下星期開刀，我要回去照顧，你都不關心一下嗎，不問一下嗎？

大哥：你不說我怎麼知道要問甚麼。

大嫂：問我為什麼要回花蓮。

大哥：你不是說了，你媽生病要開刀。

大嫂：你---

大哥：又怎麼了？

大嫂：反正我下星期要回花蓮。

大哥：我不是一開始就說好了。還有問題嗎？

大嫂：沒有了。

（大嫂忍住眼淚走向廁所，敲門。）

OS 母親：我在廁所，等一下。

小莉：阿姨，你可以去二樓洗手間上。

大嫂：沒關係，我還好。

（二姊拿著醬油進來，瑪麗亞提著一籃雞蛋，淑美扶著阿春姨進來。）

二姊：叫姨婆。

（二姊拿著醬油進入廚房。）

孩子們：姨婆好。

阿春姨：好好。阿雄，你們回來啦！

大哥：對啊，阿春姨。

阿春姨：這是我們養的雞生的蛋，剛剛撿的，給你們加菜。

（瑪麗亞把一籃雞蛋交給大嫂，拿起一個雞蛋交給大嫂看。）

瑪麗亞：太太，你摸摸看，剛生的，還溫溫的喔。

（家豪湊過來看。）

家豪：哇！真的是剛生的但耶，上面還有雞屎咧。媽，你看！

（大嫂一聽趕緊把一籃雞蛋交給家豪。）

大嫂：謝謝，家豪快拿去廚房。你們坐，我先去樓上一下

（大嫂快步離開上樓。）

（秀真提著一堆熟食進來。）

秀真：對不起，公司剛好有事晚點回來，我有買些菜回來。

阿春姨：我剛剛拿剛生的蛋給你們加菜。

家豪：上面還有雞屎喔。

秀真：多謝啦。

（母親從廁所來。）

母親：剛剛是誰來那麼大聲。

秀真：阿春姨拿雞蛋來。

家豪：有雞屎的喔。

大哥：夠了，不要再一直強調雞屎了，在說等你媽連晚餐都吃不下。

（母親從家豪手上接過雞蛋。）

母親：多謝，我進去蒸個蛋。

（秀真送阿春姨和叔美出來到門口。）

阿春姨：好啦，我們也回去煮菜了。

（瑪利亞扶著阿春姨轉身離開。秀真興奮地拉著淑美。）

秀真：我決定了，北海道。

淑美：真的？太好了。你總算為自己在想了。

秀真：對啊，今天我一直想你的話，真的，我要為自己活，要不然自己不快樂，被我照顧的人也不快樂，所以一定讓自己先快樂。所以我決定了，跟你一起去日本。

淑美：太好了，那這兩天我們一起研究行程，我們要好好犒賞自己。

秀真：沒錯，好好犒賞自己。靠！

（淑美離開，秀真愉快進屋。）

秀真：（高興）今天我請烤鴨。靠賞大家！靠！

小莉：阿姨，你樂透中獎啦。

秀真：比中獎還高興。哇靠！

（秀真一邊說著一邊進廚房去。）

家豪：阿姨一定是戀愛了。

怡君：阿姨終於有人要了。

小莉：我才不相信，阿姨不會那麼笨的。

大哥：小莉，你那麼排斥婚姻啊？你可不要受你媽的影響，你媽只是遇到不對的人，走進家庭還是最後的歸屬。

小莉：誰說的，每個人的歸屬定義不一樣啊。

大哥：只要你遇到對的人你就知道了。

家豪：（走到小莉前面清清喉嚨）只要你遇到對的人，你就知道了。

小莉：我只知道，那個對的人絕對不是你。

家豪：哼，我對的人也絕對不是你。（過一會兒）媽，你看表妹啦！

（家豪對著剛從樓上下來的媽媽喊著。）

大嫂：你做表哥的不要整天鬧表妹。

家豪：我哪有鬧她，都是她鬧我。

怡君：哥，我看是你自己喜歡被她鬧。

家豪：我哪有。

（秀真端著一盤烤鴨出來放在餐桌上。）

秀真：來來來，快點來先吃烤鴨捲餅。

（秀真拿著一份先給大哥。）

秀真：哥，吃一個，家鄉老味道。

大哥：真的還是小時候的老味道好吃啊。

（母親剛巧走出來聽到。）

母親：對啦，買烤鴨也不會叫我，都忘了我這個阿母，老了，沒用了啦！

（秀真拿一張衛生紙給母親。）

秀真：阿母，你擦一下你的嘴巴。

母親：這黑黑的是麼？

秀真：烤鴨的麵醬啦，你沒吃嘴巴會有麵醬？

母親：我真的已經吃了？

秀真：吃了，剛剛在廚房裡我親手包給你吃的，兩塊，還說我沒給你吃？

母親：真的？我怎麼沒印象？

秀真：我的話你不信，大哥的話你信了吧。大哥來，聞一下阿母的嘴巴有沒有蔥和烤鴨的味道。

大哥：家豪去聞一下。

家豪：喔。

（家豪認真聞阿嬤嘴巴。）

家豪：噫，有青蔥的味道。

母親：我真的吃過了？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秀真：怎麼沒有，你去照鏡子，牙縫裡還有蔥咧。（小聲對大哥）看吧，就跟你說媽的

記憶越來越差了。

小莉：阿姨，到底是甚麼事情讓你這麼開心？

秀真：我計畫要去日本度假。

小莉：好棒啊！

母親：日本？去日本泡溫泉應該不錯。我的腳泡泡溫泉也會好一點。難得你會幫我想，實在真難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哈哈。

秀真：阿母，太陽沒有從西邊出來。我是跟淑美一起去就我跟她兩個人。

（所有人突然安靜下來。）

怡君：尷尬了。

秀真：所以，大哥，下禮拜媽你家住一個禮拜，我要跟淑美去日本。

大哥：好啊，沒問題。

大嫂：不行。

大哥：為什麼不行？

大嫂：我要去花蓮照顧我媽你忘了嗎？

大哥：對喔。你大姊不是在照顧嗎？

大嫂：大姊要去加拿大看兒子畢業典禮。（對母親）媽，不是我不歡迎你，只是我不在怕招待不週。對了，那你可以去二妹家啊，你不是喜歡台南嗎？你也好久沒去了吧。對了，台南關子嶺也有溫泉啊，去泡一泡對你得腳不錯啊。（對老公）對不對？

大哥：是啊媽，阿芬不在也沒人煮飯，你去也不方便，去阿琳那裏也不錯。

小莉：好啊，阿媽來台南度假。對不對，媽？

二姊：（猶豫）可是——

怡君：完了！

二姊：下個禮拜我負責得一個建案正在趕，等一下吃完飯我就要做高鐵趕回台南去趕工了。

大嫂：所以呢？

二姊：（不甘示弱）所以呢？

大哥：秀真，你要去日本又不趕，你下個月去，我幫你出機票錢，算是給你照顧母親的犒賞。

秀真：我不需要你的犒賞，我照顧阿母是我心甘情願，天生要背的債，我認命，不用你給我犒賞。只是請你們也要尊重我，我再說一次，下禮拜我要去日本，誰都不能阻止我。

（小莉用力鼓掌。）

二姊：對了，要不媽去阿春姨家住啊。

大嫂：對啊，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還有瑪莉亞啊！

二姊：對啦，媽，阿春姨家就在隔壁，很方便。

母親：人家是無依無靠才去住別人家，我有兒有女去住別人家，你們不覺得丟臉我還要臉。多謝你啦，我去看蒸蛋好了沒有。

（母親落寞走進廚房。）

大嫂：（對二姊）阿琳，我知道一個單親媽媽的辛苦，你也很努力在在職場上證明你一個單親媽媽的能力，這我很了解，身為女人我一直很支持你，真的，只是現在家庭真的需要你。不這樣，你來照顧媽媽，萬一真的影響你的案子的話，我可以給你一些補償金，怎樣？

二姊：補償金？剛剛是犒賞金現在是補償金，大嫂，我們在你眼中就是可以買賣的嗎？你們有錢就可以這樣污辱人嗎？

大嫂：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說---

大哥：好啦，（對大嫂）你進去看看媽媽。

（大嫂無奈進去。）

大哥：阿琳，你甚麼案子那麼重要，媽去住會礙到你是不是？

小莉：對啊媽，我可以照顧阿嬤啊！

二姊：你照顧？你不用上學嗎？哥，你應該知道我的，平常時候媽要去我那裏我隨時歡迎媽去住，可是這個案子對我真的很重要，我-----。

OS 大嫂：啊----

（廚房傳來大嫂尖叫聲。）

大哥：怎麼了？

家豪：一定是媽切菜切到手了。

（大嫂快步衝出來，母親跟在後面。）

大嫂：我的手錶不見了。

秀真：哼！大驚小怪，再買一支就好啦。

大嫂：我那是鑽表，一隻五十萬。

（正在喝水的秀真一口噴出水。）

秀真：五十萬？

（燈暗。）



**四場 時：夜（上一場十分鐘後） 地：客廳**

（黑暗中，傳出爭吵聲。）

秀真：大嫂，我真的沒拿你的鑽錶，我連看都沒看見。

（燈亮，秀真家所有人正在爭論著。）

大嫂：可是媽媽說是你拿的。媽，你說啊，是不是？

母親：對！我有看見秀真拿你的鑽錶。

小莉：可是剛剛阿媽說是好像有看見。

怡君：（不以為然）那不是一樣。

小莉：好像看見和真的看見不一樣好嗎。

大哥：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秀真：大嫂，媽媽說的你也信？就跟你說過媽媽已經頭腦不清了，連吃飯吃幾碗都搞不清楚，甚至連吃了沒有都要問好幾次，她說的話你也當真。

大哥：秀真，你一直說媽媽腦袋不清，可是我覺得媽媽很好啊！根本沒有像你說的那樣。

秀真：那是你在台北，天高皇帝遠，當然不知道。

大哥：甚麼天高皇帝遠？說的好像我都不關心媽媽，不甘我的事一樣。

二姊：（勸著）哥，妹妹不是那個意思。

大哥：不是那個意思？你們每個月的開銷難道我有少給你們嗎？

大嫂：對啊，前兩個月還說錢不夠，要多兩千，我們還不是都有照給，不是嗎？

（母親狐疑茫然地看著大嫂。）

母親：多兩千？我怎麼沒拿到？

大嫂：真的？秀真，兩千怎麼沒給媽？

怡君：喔～阿姨獨吞了喔。

小莉：甚麼獨吞？阿姨照顧阿媽，生活費本來就是交給阿姨。

大嫂：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家豪：表妹，聽到沒，不要亂插嘴。

小莉：你才閉嘴，你這個媽寶。

家豪：媽，你看表妹啦！

二姊：（斥責）小莉！

（小莉看看媽媽。乖乖閉嘴。）

母親：我的兩千塊，快給我。

秀真：那是生活費，不是你的零用錢。

母親：你不孝，真不孝。

秀真：對，我不孝，整天幫你燒飯洗衣服的最不孝。給錢不做事的最孝順。

（母親突然爆哭起來。）

母親：我可憐啊，老了沒人要了！可憐啊！

秀真：你就是大哥在才哭，好像我都在虐待你一樣。

大哥：你說夠了沒？

（母親嚎啕大哭。）

大嫂：秀真，你大哥在台北有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二姊也是啊，要是妳嫁了有自己的家庭就好商量啊！

秀真：所以我沒嫁活該就要照顧媽？你們要搞清楚，我不是沒人要，是我不要。

小莉：看你們吵成這樣，以後我也不想嫁。

家豪：表妹，我看你這樣也嫁不出去。

小莉：你先擔心你自己吧！媽寶！

家豪：媽，你看表妹啦！

（大嫂生氣地比著小莉。）

大嫂：你看孩子怎麼教的？

小莉：（大喊）停！

（所有人不動看著小莉。）

小莉：我知道是誰拿了鑽錶。

所有人：誰？

家豪：不是我喔。

大嫂：小莉，快說，是誰拿了鑽錶！

怡君：其實不用說也知道是誰，剛剛阿嬤不是說在廚房看見小阿姨拿了媽放在櫥櫃上的鑽錶。對不對，阿媽？

母親：對，秀真拿的。

怡君：而且是你親眼看見的對不對？

母親：對對！我有看見。

小莉：表姊，你這樣分明就是刻意引導證人。

怡君：甚麼引導？是引用。我只是引用阿媽說的話，剛剛阿媽親口說，鑽錶是小阿姨拿

的。

小莉：阿嬤，你真的真的親眼看見嗎？

母親：我就看見秀真走到櫥櫃旁邊啊。

秀真：阿母，你嘛幫幫忙，我是去櫥櫃拿裝烤鴨的盤子，我才沒有看見甚麼鑽錶。

小莉：我相信阿姨的話，阿姨沒有拿。

大嫂：那是誰拿了？你說啊！

小莉：我不能說，說了會傷害那個人。

大嫂：你快說！

二姊：小莉，媽了解你要保護家人的用心，但是你這樣只是害了她，讓他以為隨便拿了家人的東西是可以無關緊要的，但這是不可以的！

怡君：沒錯，你這樣做是鄉愿。

家豪：（突然想到）啊，對了，表妹，你也在這屋子裡，也許是你拿的。

怡君：也許喔。

二姊：沒證據不准你們亂說。照你這樣說，我也在這屋子裡難道鑽表是我拿的？我跟你們說，絕對不是小莉拿的，我相信我的家教很好，小莉絕對不會這樣做。

大嫂：你扯家教是甚麼意思？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家教怎樣了是不是？你給我說清楚。

二姊：我說的很清楚，我的家教很好，至於你的家教怎樣你自己最清楚。

大嫂：（生氣）我的家教是怎樣了？我們一樣都是嫁出去的女兒，我媽生病了我義無反顧回花蓮照顧她，可是你媽生病了要去你家你都在嫌棄。

二姊：我沒有！

（二姊哭了起來，小莉抱緊媽媽。）

小莉：媽！

大嫂：說啊，是誰的家教好！

大哥：（大聲）你們吵夠了沒有！

（母親突然大哭起來。）

母親：啊！是我拿的對，我拿的啦！

大哥：媽，真的是你拿的？

怡君：有可能喔，阿姨不是說阿嬤最近神智有些不清。

大哥：媽，你別哭，快說啊！

母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大嫂：你剛剛說有拿，現在又說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拿啊？

母親：我可能有拿，可是我忘了，我忘了。

（母親哭了起來。）

大嫂：（著急）有拿就有拿沒拿就沒拿甚麼忘了？

秀真：大嫂，媽連有沒有吃烤鴨都忘了，你不要逼他了。

大嫂：烤鴨是烤鴨，我掉的是五十萬的鑽表啊！媽，你快想啊！

母親：我忘了，我忘了！

大哥：小莉，我命令你快說，到底是誰拿了鑽表！

小莉：拿鑽表的——

怡君：等一下。

（怡君拿出手機拍著。）

怡君：記錄下這家庭歷史性的一刻。好，到底是誰拿了鑽錶，請公布。

小莉：真相只有一個，那個讓鑽錶消失的兇手就是——舅媽。

大嫂：我？你在胡說甚麼？

（小莉舉起大嫂的手。）

小莉：舅媽，請問你的指甲裡面白白的是甚麼？

大嫂：指甲？

（怡君拿著手機靠近媽媽的手指。）

怡君：真的有白白的東西。

家豪：是鼻屎。

小莉：是肥皂，是舅媽匆忙洗手遺留在指尖的肥皂屑。舅媽還記得你為何洗得那麼匆忙呢？讓我提醒你吧！剛剛隔壁瑪麗亞拿雞蛋給你的時候他那撿雞蛋的手碰到你的手，你就立刻衝上二樓洗手間去。

家豪：媽媽要去廁所啊，阿嬤在一樓啊。

小莉：應該不是要上廁所吧，因為剛剛你才跟一樓廁所內的阿嬤說你不急，既然不急為何瑪麗亞一碰到你就立刻上樓去洗手間呢？因為你迫不及待去洗手，洗去髒汙了你的手的髒東西。而在你心中的髒東西是甚麼呢？就是瑪麗亞的手。因為過於心急未能洗乾淨卡在指尖的肥皂屑，也因為過於心急讓舅媽匆忙洗手而忘了戴上手錶吧。如果沒猜錯的話，那錶應該還在樓上洗手間的洗手台上。

家豪：我去看。

（家豪一聽立刻衝上樓梯。）

大嫂：瑪麗亞的手撿了沾有雞屎的雞蛋然後碰到我的手我能不洗嗎？

小莉：不是粗心忘了，是舅媽你的偏見和自我的優越感讓你丟了你的手錶。

（家豪高舉著手錶興奮衝進來。）

家豪：手錶找到了！真的像小莉說的在二樓的廁所洗手台上。

（大嫂生氣搶過手錶。）

大嫂：不就是一時粗心忘在洗手台上，那又怎樣，跟瑪利亞有甚麼關係，跟優越感有甚麼關係？真是胡扯。

母親：啊，手錶！在哪裡找到的。對不起啦！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拿的，不是故意的。

大哥：好啦，我們知道不是你拿的。

母親：不是啦，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我老了，沒用了，拖累你們了。秀真，你去你的日本，歹勢拖累你了。

秀真：媽，你現在是在演哪一齣，你這樣講是故意逼我不要去是不是？

母親：你去，不要理我了。阿琳，都怪我當初逼你嫁給阿國，也不會讓你這麼早就離婚，一個人受苦。現在你不歡迎我去我沒怪你，是我做錯了，是我活該。

二姊：媽，不要說了，我沒怪你，我遇人不淑離婚，那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沒有怪任何人。對了，下星期你去我那裡，我帶你去關子嶺散步泡溫泉，好不好？

母親：你不是說你很忙我去會妨礙到你？

二姊：不會啦，那工作我可以請別人幫忙，不要緊。

母親：唉，都是我的錯，現在沒人要了是我自找的，唉，拖累你們了。

秀真：媽，你不要再鬧了。

母親：對啦，我就是老番顛，就只會鬧，我-----

（母親摀住胸口，一臉痛苦。）

大哥：媽，怎麼了？

母親：我的胸口---。

秀真：媽，你鬧夠了沒有，好啦！我不去日本可以了吧！我不去了！

母親：我不舒服。

秀真：妳不要再裝了，大哥，只要你一回來媽媽就不舒服，那是演給你看，好像我不會照顧都在虐待她一樣。

（大哥用力推開秀真，秀真倒在地上。）

大哥：閉嘴。

母親：啊！我不舒服。

大嫂：快叫救護車。

大哥：來不及了，快幫忙把阿母扶上車，快點。

（所有人七手八腳送母親出去，剩下秀真一人，慢慢站起來落寞地環顧混亂的客廳。燈暗。）

## 五場 時：夜 景：客廳

（燈亮，淑美匆匆忙忙進來，阿春姨和瑪麗亞跟著進來。）

淑美：秀真？秀真？

（秀真提著一個包包從樓梯走下來。）

阿春姨：秀真，是怎麼回事？啊人呢？

秀真：阿母不舒服，剛剛送去醫院了，。

阿春姨：醫院？怎麼每回你大哥回來你媽就要送醫院？

（秀真突然衝到門口對外嘶吼吶喊著。）

秀真：聽到沒有！大哥！我沒有亂說，每次你回來媽就不舒服要送醫院。我沒有亂說！  
我沒有亂說！

（秀真喊著流下眼淚。）

阿春姨：好啦，你媽就是那個性子，知道就好，不要放心上。我看妳媽只是希望得到你  
哥的關心，所以才會在你哥在的時候裝病得到她的關愛，不是針對你。

（秀真擦著眼淚點點頭。）

淑美：那日本你還去嗎？

（秀真用力擦掉眼淚，故作堅強。）

秀真：去啊！為什麼不去。

阿春姨：可是你媽這樣子——你還能離開嗎？

秀真：可以請臨時看護啊！這次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

淑美：好！

阿春姨：也好，你媽可以住我那裡啊。

瑪麗亞：對啊，我可以幫忙照顧老番顛。

阿春姨：你才老番顛。

秀真：謝謝你們！

淑美：（愉快喊著）北海道，我們來囉！

（一夥人走出去，秀真愉快笑著。）

(燈暗。)

**六場 時：日(幾天後) 景：橄欖園護理之家**

(黑暗中，傳出秀真的聲音。)

秀真：你看，這裡好不好看？

(燈亮，橄欖園護理之家的花園，母親坐在輪椅上，秀真推著輪椅跟母親介紹著環境。)

秀真：雖然我每天看，還是覺得很好看。你看，有你最喜歡的茉莉花。

(秀珍摘一朵茉莉插在母親髮上。)

秀真：真好看，拍一張傳給你最愛的阿雄看。(拿出手機拍著)你要笑啊，笑一個。

(母親只是無神地坐著，沒有反應。)

秀真：你都不笑，等下阿雄看了照片以為我又欺負你了。其實送你來橄欖園真的是為你好。

(母親突然喃喃自語。)

母親：橄欖。

秀真：甚麼？

母親：橄欖。

秀真：這裡是叫橄欖園不過沒有橄欖啦，這裡是橄欖園護理之家。為什麼叫橄欖園？其實我也不清楚，好像跟宗教有關吧！橄欖園，嗯，聽起來還滿養生的，而且是有機的喔。哈哈！橄欖園這裡規劃很好，有安排課程喔，有唱歌，美勞，就跟上課一樣，所以媽媽要開始上學囉！

(秀真說著自顧笑起來，輕輕理著母親的頭髮。)

母親：上學？阿真呢？

秀真：甚麼？

母親：叫阿真快點起床，阿真要上學了，阿真最愛漂亮了，上學都還要我幫忙綁頭髮，漂漂亮亮去上學。

(秀真驚訝看著母親。秀真手機響起，接了手機。)

秀真：喂？

OS 淑美：秀真，我要你的資料，出國要辦保險。

秀真：我——

(秀真轉頭看著母親。)

OS 淑美：北海道啊，想到那一大片的紫色薰衣草，我就已經等不及了，還有每天喝香香濃濃的薰衣草奶茶，喔！天啊，你不期待嗎----

（秀真沒有回話，只是楞楞看著母親。）

OS 淑美：秀真，你聽到了嗎？我跟你說，你不要覺得去了北海道會有甚麼罪惡感，這是你該得的，你該為自己想想了，你知道嗎？秀真？秀真？你聽到了嗎？阿真？

（秀真流淚抱著母親哭泣著，燈漸暗，幕落。）